

● 说东道西

漫游者的故事（一）

——西旅日记

王以培

1999年12月22日

冬至，天很冷，我在佛罗伦萨转了一整天，现在坐在圣母大教堂对面的小咖啡屋里取暖，喝的还是苦苦的红色金巴利；青绿的桌布，淡绿的墙，与对面教堂上绿色的大理石颜色一样，我喜欢这种绿，绿得粗糙、温暖而又坚实。

今天转了巴杰罗国立博物馆（Museo Nazionale Bargello）和研究院美术馆（Pinacoteca Accadem），点滴启示记录如下：见到切里尼（Cellini, Perseolibere Andromede）的一幅画：天使挥刀从天而降，女神迎风，壮士怒吼，水面浮出蛟龙。——画里有一阵风，风动心动；我想，文字中也需要这样的风，飘忽不定，来去自如，有神灵藏在其中。好的文字不必想得太苦，呈现原初的生命和想象，是值得尝试的。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就有这样一阵风。总之，文字里需要有一阵风，风动则心动。

仙女与天鹅亲吻，天鹅闭上眼睛，如依偎着春水，显露无限柔情，仙女甜甜一笑，瞬间的神情，无比深邃。让我们静思默想：所有传于后世的绘画与雕像，只是那一个瞬间。什么样的情感，什么样的历史，什么样的美不藏在这样的瞬间之中？你看，她浅浅的微笑蕴藏着何等深邃的心愿！——这是米开朗基罗的雕塑（《Ammennati Leda》）。认识米开朗基罗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原始；走了一程又一程，人类不断地给自己添加衣物、手饰，已忘记了什么叫赤身裸体，什么叫赤胆忠心，忠于谁？自然与生命。——今天上午，靠在冰凉、厚

重的大墙上，我这样想，迎面的阳光化作无数彩色玻璃，装饰着我生命的教堂。……旅途中需要休息片刻，我就坐在博物馆长廊边的木椅子上，背着石墙。

一面盾牌让人想起远古的战争。壮士用这样的盾牌打仗，战争已不是战争，而是戏弄死亡：战死疆场与寿终正寝有什么两样？生命不都是瞬间，不都转瞬即逝，同归灭亡？我仔细地欣赏着古罗马人使用过的一张无名的盾牌，回想着昔日的疆场和铁匠们精心打磨，若有所思的劳动场面。而在实用主义横行的今天，这样的劳动已不复存在，劳动者丢失了自己的心，并用自身的心血夺去了自己生命的原汁原味。

在大卫像前，一些雕像尚未完成，人物还躺在石头中，尚未完全挣脱，但已破壳而出。石头里藏着生命，生命依偎着石头，也许米开朗基罗存心留下这些遗作，让后人思索。这样想来，我认为这些作品已然完成，没有它们，如何了解作者的构思和创作过程。

然而从这些石头到《大卫》还有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历程，换句话说，大卫不知要在石头里走多久才能脱去一切重负，一尘不染，一丝不挂地站在人类面前——一向凭着原始冲动创作的米开朗基罗从不追求完美，却无意间达到了真正的完美。大卫、大卫，他并不将胜利归功于暴力、武力，而是归功于单纯与智慧。在大卫像前，我再次体会到，只有单纯产生的丰富，才能造就最终的完美。

暂且不说《大卫》这个无止境的主题，看一眼《醉了的酒神》，一见到他，我就想扶他一把——他眼看就要醉倒，而那个躲在他身后的半人半羊的小牧神萨提儿还在偷偷地笑，尽管她偷了兽皮和葡萄被捉住，她还在笑！这是古希腊人的醉，古希腊人的微笑。而两天来，在佛罗伦萨的大街小巷，这一切我从未见到。

酒喝完了，天也黑了，一会儿我又要背着包去灯火中行走，去河边、桥头和大教堂前走。走来走去，我知道不会有任何结果，这样一想更好，旅途更加轻松、逍遥。

我在冷风中胡乱地走动，灯光闪闪的佛罗伦萨，我没有一个熟人，没有一个朋友。我现在理解了 Gauranga<sup>①</sup>，知道他为什么出走、

出家，假如我出生在佛罗伦萨不也一样么？一座旅游城市如何慰藉一个朝圣者的心灵？那原始生命的跃动，对永恒生命的渴望靠什么来慰藉？这世上哪有灵丹妙药，只有流浪，只有创造！但丁是这样，Gauranga 是这样，古往今来的圣徒和寻梦者也都是如此。

今天是冬至，黑夜最长的一天，抬头只见一轮银白的满月<sup>②</sup>，悬在教堂与钟楼之间。一见明月我突发奇想，想去教堂点一支蜡烛（只需往钱箱里投 500 里拉），以往看过那么多教堂从未动过这个念头，今夜忽然很想，似乎点一支蜡烛，今夜才能得到安详。然而教堂已经关门，我只能在车流和人群中绕着大教堂行走，边走边仔细欣赏着红、白、绿三色大理石筑成的圣母大教堂，并不时地抬头看看天，看看月亮，这时我仿佛看见了天湖，在遥远的西藏。八年前的夏天，我曾冒死前往，终于到达湖边，因高山反应躺在石头地上，恍惚中，我看见几个藏族朋友，牵着孩子，沿着湖走，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湖边，天湖之水，碧如青天。我现在理解了西藏的朝圣者，他们为什么要绕着湖走，据说走一圈就会有好运。而今我不图什么好运，只图默默地行走，我心里渐渐明白，除了这样毫无意义地走下去，已别无选择。——如果说这样行走毫无意义，那么其他一切更不值一提，所以不如走下去，走到底；而走着走着，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已然获得了新的世界，新的生命！

转眼又上了火车，火车飞快行进，普拉托 (Prato) 就要到了，窗外的意大利在灯火中滑行，我逆流而上，回到朋友家里。

1999 年 12 月 24 日

又到佛罗伦萨，在博物馆见到拉斐尔的画和梅蒂奇家族的官殿——当年奢华犹在，却已人去楼空。站在一扇窗口，我看见暗绿的草坪上，一条通天的石阶，石阶顶上有一块墓碑，四周寂静无人，我害怕自己今后的道路也是这样。

从博物馆出来，发现一些商店已经关门，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，

<sup>①</sup> 我的精神导师，出生于佛罗伦萨，后周游世界，在印度出家。

<sup>②</sup> 后来才知道，这是一百三十年来，月亮离地球最近的一夜。

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棵棵灯火闪烁的圣诞树。——圣诞节到了，我这才意识到人们已纷纷回家，在外漂泊的，只有流浪汉、野猫和野狗。气温不断下降，我感到有些冷，本想再去海边（热那亚，为了这个好听的名字），但又怕被关在所有的门窗之外。一个人面对冰冷的海水，那种滋味可想而知。突然间变得有些软弱，决定逃回法国。

开往巴黎的列车晚上 7:45 从佛罗伦萨车站出发，临行前我又去街上走了走，天上飘着细雨，行人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一个人走在广场旁边的草地上，中心的喷泉被四周的彩灯映红。我看了看天，看了看平安夜的钟楼、教堂，便匆匆上了火车。火车在夜里行进，不一会儿，窗口的站牌上就出现了 Piacenza（皮亚岑察），Piacenza，我的意大利之行从这里开始，又在这里结束。列车在铁轨上滑行，黑暗的天幕下，不时地闪现一串串彩灯，一棵棵圣诞树，平安夜，我向意大利人民告别，并在告别途中为他们祝福。

#### 1999 年 12 月 25 日

睁开眼睛，树影在灰白的玻璃窗上迅速移动，从这些树就可以判断出，列车已进入法国——意大利的树苍老、古朴；法国树挺拔、清秀，虽然冬天的树枝都是黑色的，但即使是黑色，一到法国，也变得轻盈、柔和。

圣诞清晨，巴黎是一座空城，灰云堆积在白房子上，寂静的铁桥偶尔有一列明晃晃的列车穿过，我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回到巴黎，巴黎用这样一个灰白、寂静的清晨迎接我。

晚上来看巴黎圣母院，日前维修时覆盖的幕布已经拆除，圣母院焕然一新，白石头上精雕细刻的人物和花纹在月色中显得柔美而凄楚。与意大利的风格相比，巴黎的一切都显得纤细、柔弱，就连月色也是如此——今晚巴黎的月亮是浅灰色的，周围有一圈暗红的光晕，显然明天要刮大风。

#### 1999 年 12 月 31 日

小街的彩灯已亮了很久很久，当我从小街穿过，橘色的光芒暖

暖地散在细雨之中，巴黎的细雨，让人忧郁，也令人忘忧。

说不清这条小街的名字，只知道街边有一个咖啡屋被火光映得通红，不知是灯火还是炉火，反正坐在屋子的人就像坐在山谷之中。前些日子，我就坐在这个咖啡屋里回忆我的意大利之行。

我又记起一个穿黑毛衣的巴黎女人看上去已有五十多岁，但她的眼神依然流露出她逝去的青春，一连三个晚上，我坐在那个咖啡屋里写日记的时候，她都一个人坐在旁边，面无表情地打量着四周，慢慢地喝着一杯红葡萄酒，我知道她像许多巴黎人一样喜欢忆旧，她的眼神中有许多伤心的往事和哀愁，而这一切都被屋里暖暖的火光映照……我不能一一描述咖啡屋里的每一个人、每一幅画，只是顺便说一句：新年临近，巴黎的咖啡屋里出现了许多孤独者，他们有的在写作（不仅是我），有的发愁，但看得出他们都在静静地感受着时光的流逝……

我喜欢欧洲正因为如此，记得刚到巴黎的第一夜，在一个小食品店里就碰上一个喝的酩酊大醉的红鼻子老头，他站在小店里迟迟不肯离开，店员问他要什么，他说正在听店里播放的这首老歌，这首歌他们在中学时代唱过，——那个老头忧伤的神情流露出的无限感慨使我理解了法国和法国文学……

我喜欢欧洲因为欧洲人尊重历史，敬畏时光——无论是巴黎、罗马、佛罗伦萨、威尼斯或是帕尔玛，城市的建筑、雕塑以及书店和博物馆都时时提醒人们：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之中，每个人都将对历史负责。我呼吸到的欧洲的空气，除了雪茄、大麻和香水的气味之外，还有时光的气息和历史的滋味，它常常飘在细雨之中，或是在阳光里化为阵阵轻风。

在这样的风雨中行进，以为是走向过去，却不知不觉到达未来的某个地方；以为是在远离故土，却不知不觉来到新的故乡。

穿过这条小街就到了阿莱西亚（Alésia）地铁站，今晚的巴黎，四面八方的人流流向同一个方向：星形广场，星状的河流往日散发，今日收缩，一路上可以感受到它卷曲的光芒。

在地铁站口，我刚掏出车票，身后就有人轻轻拍拍我的肩膀，

说了声：“Gratuit(免费)!”我回头一看，是一位慈祥的老头。——巴黎人今天十分友好，也十分骄傲。

可是地铁中的人却都板着脸，不像过节的样子。我想，若是在中国，一路上你就能听到很多新闻，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——还是中国好，这里完全是另一种味道。

走在香舍里榭大街上，一路火树银花，探照灯将凯旋门厚重的影子轻轻放上了夜空，人流在彩灯之下，灯火通明的高楼之间缓缓流动，除了鞭炮声、歌声和突然间兴奋的叫喊，我还是感觉静悄悄的，人虽多，但远不如中国那么热闹。——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——这个“闹”字原来只有中国才有。春也闹、人也闹，心里也热闹，而这份热乎乎、暖洋洋的闹腾，一离开中国就再也没有了。的确，这里只有喧嚣，并不热闹；喧嚣中的冷清也许只有来自中国的旅行者能够体会到。

心里虽然冷清，但满眼都是新奇的风景，当你为新天新地所激励，自身也能造就一股热流，温暖自己。我看见不远处有个灯火拼成的大圆盘，边缘的彩灯跳跃、旋转，中间似一朵巨大的向日葵，葵花籽粒，每一颗都在不停地盛开，虚无的花散入冬夜……

石头铺设的大道上有石头的花纹，我想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，但这些石头的花纹对我来说非同寻常，因为小时候，我是走在这样的路上长大的，但如今在我的故乡南京，这样的石头路已荡然无存……我常在异乡发现自己的童年，可为时已晚。

焰火不停地窜上天空，香舍里榭大街弥漫着红雾，街边一些楼房的窗口簇拥着墨绿的松枝，中间扎着红花，飘着红丝带。一群德国少年吹着小喇叭唱着德文歌风风火火地涌来；几个头戴米字旗高帽的英国老太太用手杖指指点点；年轻的父母抱着孩子走向松林间的喷泉。烛光点点的餐馆里人影晃动，玻璃门上贴着千禧年盛宴的天价，门口照样排着长队……

我也挤进一家小餐馆自斟自饮，破财免灾，再出门已人山人海。整个香舍里榭大街只见人头攒动，彩轮飞转，许多现代艺术泡沫登场……

人流涌向塞纳河，桥头的女神像也戴上了五彩的高帽子。恋人们在河边亲吻；朋友们打开香槟，人们不约而同地凝视着塞纳河。平日静静的玉色河水，今夜变成了鹅黄色的湍流；因为日前的风暴，河水已淹没了岸边的道路、树木，有几辆汽车也浸在水中。河水浸过桥墩，水流贴着石桥的拱门穿过，许多游船呆呆停泊在岸边，望着铺天盖地的游客。长时间地凝视着塞纳河，你会感觉到土地在脚下流动。

埃菲尔铁塔今夜像一座冰雕立在寒风中，因为冷风、灯火和夜色的缘故，一切都在泪光中变得模糊：冰雕幻为灯塔，灯塔又还复为一棵灰红的老树……

铁树开花、千年一回，世界各地的寻梦者正等待着这一庄严的时刻：一群欧洲青年燃起一堆篝火，围拢在火堆旁边唱起圣歌；一对法国夫妇在一只齐胸的铁盒（可能是电匣）上铺了一块桌布，点燃一支蜡烛，对饮香槟；另一对年轻的父母举着喷花的焰火站在桥头亲吻，他们四五岁的孩子在一边摄像；一个乱发青年躺在女友怀里，两人相依为命靠在路边的石沿上；一个醉鬼两眼发直，怀抱着一棵粗壮的梧桐树……

现在是午夜 11:50，众人正从四面八方仰望铁塔。喧嚣之中一片沉静，偶尔有几只小焰火窜上夜空，像是投石问路。

11:55，一束束焰火鱼儿似地从铁塔底部窜出，绕着铁塔轻轻浮游，缓缓上升；鱼儿化作彩云，彩云幻为烟雾，烟雾中绽放出千丝万缕的花蕊，恰似“天上夭桃盛，云中杏蕊多”，谁曾想在这异国他乡的冬夜突然见着。焰火瞬间熄灭，又突然化为千堆白雪，从天而降，将整个巴黎照得如同白昼。千万声欢呼、呐喊，千万点香槟酒沫同时升上夜空……刹那间，铁塔不见了，冰雕溶化在无数的“春花秋月”之中——有那么一瞬间，喧嚣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空洞，洞中静无声息，只听见塞纳河水在轻轻地流动……“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”——今夜的巴黎，不知实现了多少古人的预言！

再见铁塔，这棵历尽沧桑的铁树浑身已坠满星辰、钻石，在 2000 年间到来的刹那间，幸福地战栗、久久地颤动！

星辰熠熠，在人间闪烁，欢呼呐喊的人们，“不知天上人间，今昔是何年”；你何以为你，我何以为我，我们何以相聚在这样的夜里欢庆、惊呼？——梦里的人群沿着河走，沿着梦走，塞纳河在无数灯光的映照下，如落霞汇成的五彩云流……

新世纪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到人群之中，欢乐短暂，时光长流。当纷缤的焰火渐渐熄灭，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：当人们庆祝公元3000年的时候……

看得出周围的人和我一样，都有些失落，是的，谁也没有料到，新世纪就这样来了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又好像什么都发生过了。

是的，从人们脸上的表情就可以明显看出：12点以前，人们脸上的喜悦到了12点之后就不见了，人群依然大喊大叫，可声音变得空洞了；原先人流从四面八方涌向铁塔，而后人们忽然间不知何去何从……尽管准备了很久很久，可一切都还是突然来临，又突然消失了，再看满街的人流，有的停在河边，有的胡乱行走，而大多数人则席地而坐，新年第一夜，上百万人被晾在了巴黎街头。

这些人显然是第一次露宿街头，他们若有所失，不知所措。旅馆满了，地铁关了，坐惯了地铁的巴黎人，这才发现，这么多年来，自己并不认识回家的路。一时间人们排着长队向警察问路，警察手忙脚乱，焦头烂额，因为很多问路的都是巴黎人，而很多警察都是从外地抽调来的……

我沿着河走，我知道自己的住处。沿途我看见世界各地的男女老少，依偎在街边、桥头，石凳和窗台上，大树与屋檐下，一时间都成了众人的居所。曲终人散，夜色渐浓，塞纳河水还在无情地流动。忽想起先知的预言：“三春去后诸芳尽，各自须寻各自门。”<sup>①</sup>

细雨不知不觉地洒落在人群中间，和上个世纪的雨没有什么区别。狂欢后的人群裹紧了大衣，缩回了脑袋，开始继续思考从前的疑问，该面对的生活还要面对，该解决的问题还要解决，只是今宵的巴黎，是个不眠之夜。

<sup>①</sup> 《红楼梦》第十三回。